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三十九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十二 在朝稿十二

元 虞集 撰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待奉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為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皇帝陛下以聰明

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
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
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
凝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懐澹泊造
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
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
不詠歌雅頌極襄賛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
奠心神之融會成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

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綸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獨昭睿斷創始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

則畫於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将圖治慎在求聞蓋
帝王傳授之精布乎方册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
爰兹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
事之著惟任啟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兹曠典之行
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藴必器能可以
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積可致
感通茍非其人不稱兹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踈
守其師説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

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歎況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數饘廣厦既極詢諮於累歲茂聞補報於纖毫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寵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為災羣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収瑣末於

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奠必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歷在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宫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寛仁艱難具察

於民勞傒戴客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

雪宜年洗干戈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箾韶致鳳羽

之儀臣等備位台階依光宸極羣工述職賛文治之成

功萬壽曆符受明禋之純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纉曆正統脩禋祀於太宫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

時盛典率土懽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為而治御衮衣而

酌秬鬯得寳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羆虎桓桓而敵愾

簫韶依律鳳凰噦噦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傒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令緒用克纘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

大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熈代
建極歛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為
大顯承盛化協慶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
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
書宣朗緝熈於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
臣等叨陪鼎鉉式賛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

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褘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憘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瑶册之禮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歷益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關雎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旬瑞紀流虹之渚縟儀薦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為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緯黼黻之文歌頌永年簡册載衣裳之治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册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

揆方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為揖讓允稱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承之孝備兼衆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册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

教化王道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丕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皇后受册箋

軒星丕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来嬪之候慶均邦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壼佐庶政之勤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翬珩在御祚胤開祥臣等忝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關雎麟趾之化寔有

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皇后受册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闈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琴瑟繼徽音之美褘褕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合衮兼總史庭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關雎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大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内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賛廟謨太極無為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文母臣隣協壹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隆顧復鉤陳華蓋

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遥瞻禁衛興仁興讓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啟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廷受賀躬膺大歷之歸欣戴云初謳歌為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粤在大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

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討宜允協於輿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賛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明詔肇啟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閒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為子孫經久之計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

也而臣徒以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講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況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閲歲時之久未彰啟沃之功今又召還禁林復係兹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取悦耳以為容僥倖瞻承䕶曲説以干售私情是狗大體有傷以

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推知並進於老
成庶肯同心於陳閉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
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爲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
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先華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
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敭歷中外承接儒先懸車於方老
之初致壽於九袠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其從容謀慮
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聞而彌邵心以久靜而益
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況其鄉里去國不遠近煩優禮

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帷不致糜之職事几舄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詁言之末翰林學士吴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為學也博考於訓詁事物之賾而推達乎聖賢之蘊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黒白之不同粤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說誠剴温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

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於四書六經朝誦暮維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躬行非徒口説使與勸講必蒙聽納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為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即未見到任右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

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列正人扶植事體前集賢侍講學
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
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
閒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賛助翰林侍讀學士
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
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伏蒙聖恩除授前職切
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之大經為萬世之令
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止因循冐昧常

人孰不可為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況卑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勩深思遑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吴澄學通天人道為師表其代言深如訓誥之彌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成德文學猶其緒餘自今英宗實錄未經呈進纍朝嘉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纍有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聖朝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

洽明通孰克為此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實為允當

講畢奏特加蒙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以守定品此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朝封贈之法自有常制而一二勲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

孫廉退不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為偏負故龍虎
衛上将軍董俊首帥孤軍内附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
歿黄河之上其子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世祖親從伯
顔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如日星
其孫故陜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偏歴臺省
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
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氏
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

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
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
之餘疇其功庸誠為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巽公曰忠亮延祐三
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
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

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掇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鄂州之師與平濟南李璮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麽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

國語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已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歎曰漢人迺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啟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琚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

父兄子弟脱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争奮於智名勇功
為之將相其廉取者往往不卑小官而為用非徒然也
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
士君子乗興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
有髙名重望而爵禄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
東西轉運副使潘公琚者年未弱冠推擇為吏並駕群材
一時幙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
筦庫非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

名曰莞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盖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盖有所考哉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盖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

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為術汙陋為習巧佞為使命與時遇位以偉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為

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陷公守職不為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旺扎勒公之威重沈毅達爾罕公之仁明正大實輔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

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敭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 儼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

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邪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户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

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册以華國者皆舒遲温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温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啟

請吳先生書

先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别之意實為驚愕葢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徳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懐徳經明行脩係乎監學者匪輕翩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乎河上以必還為期惟執事留意北棹毋阻幸甚

慶草廬先生初度啟

候鴈旋春紱麟紀旦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叙人豪並興伯仲作於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磨會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閱衆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學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於歸來穆若燕閒齋戒

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蝦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强非導引之私信作鑒衡明睿絶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袠之齡允為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啟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而思學感彌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

之著拜父師之祝暇懷皇覧之揆初伏念某干禄不回
索居既久脩踐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聖明濯濯儒
林每踵先生之履煌煌芝秀亦興晩歳之歌盍曰歸歟
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生卓爾大雅巋然靈光閣具常
珎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
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奬借更俾久長洛社耆
英許繼兾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啟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汉部曲於久閒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海空聞薏苡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翎落落幾亡於世故惓惓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嘆能無廉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為書以授賢子馳驅將使者之華受弨弓而永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所無某托在交游尤深慶抃虎皮裹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首在塗行見來朝

於魏闕尚祈調攝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啟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啟事知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度云初竹簟凉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海中薄寫慶悰尚幾體照

除夜以獐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輙

取具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覺爲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庖吏執牢爲酒遂蠲於孝享未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兹豐俎汙邪滿載持肩顧祝於有年湑截屬饜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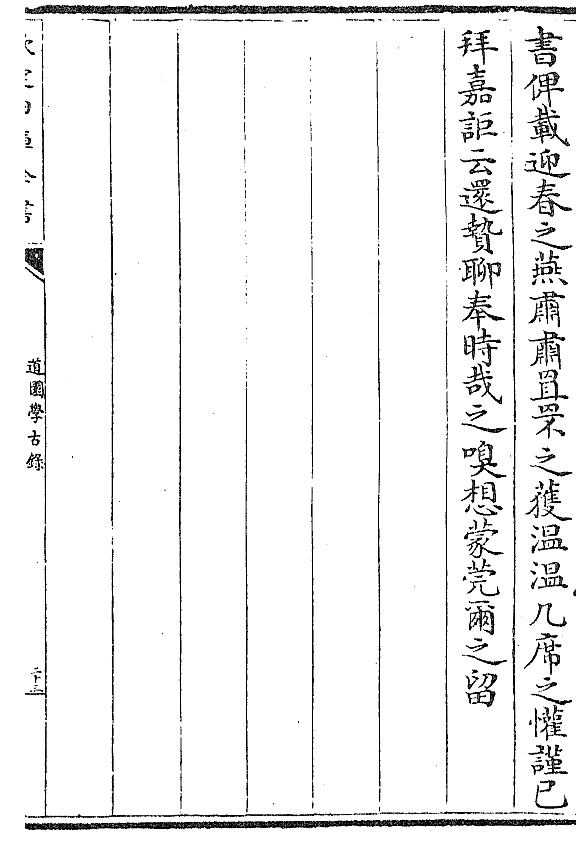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億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陪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頍之思我詠雚苗顧維駒於朝夕公憐樗櫟顧問蟪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檐竹簞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侍既

回胡貢士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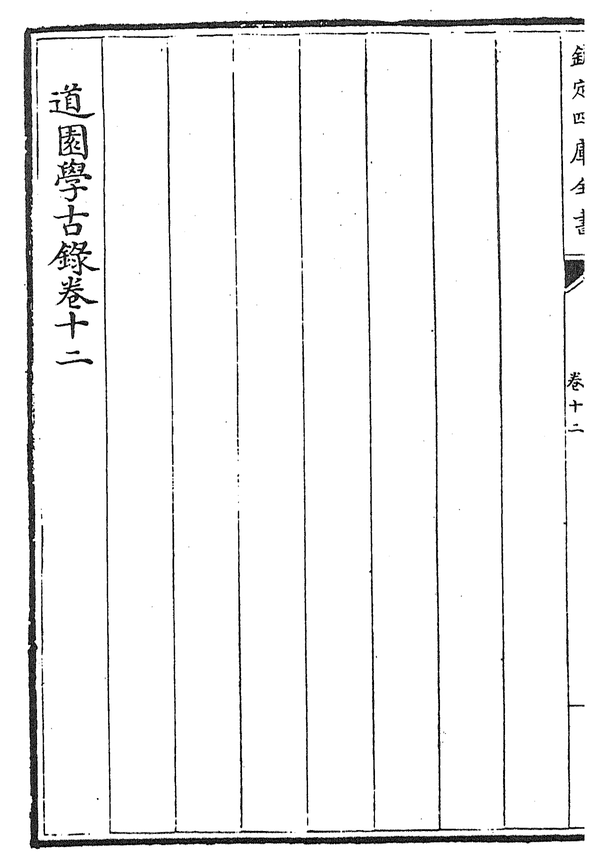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衍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謂承明著庭之舊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績食館人夙勸蒲輪之駕棄繻關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藺西碧餽歲啟

篤敘鄉情特屢節物七鶵騈首來同祝饐之鳩一鷃傳



書俾載迎春之燕肅肅罝罘之獲温温几席之懽謹已拜嘉詎云還贄聊奉時哉之嗅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十二

謹案卷十第一頁前五行哈喇巴圖爾舊作哈喇拔都兒今改後倣此　五頁前五行趦爾舊作丑閭今改後倣此　十八頁後八行約爾珠舊作咬住今改後倣此　二十三頁後六行多囉舊作朶來今改後倣此　二十四頁後一行巴勒噶齊舊作八剌哈赤又根敦舊作根底今並改後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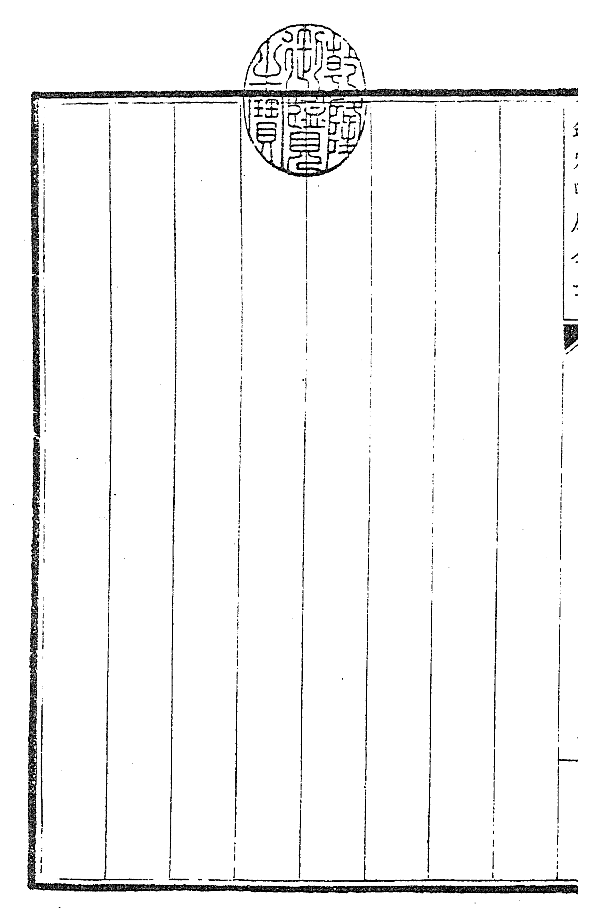
卷十一第十七頁後五行李嘉努舊作李家奴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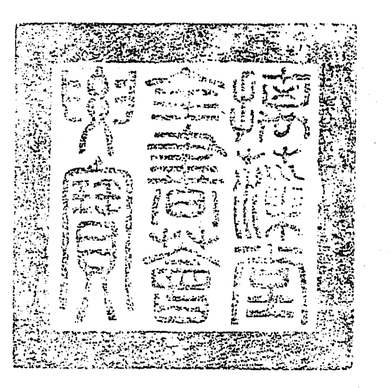
雅奇舊作燕赤今並改後做此　十八頁前一行薩勒廸㸃色舊作撒忒迷失今改後做此

前二行額森特穆爾舊作埜仙帖木兒又呼喇勒㸃色舊作忽魯而迷失今並改後做此　前三行阿爾威舊作阿魯威又徹徹肯舊作徹徹干今並改　前六行瑪魯舊作買閭又呼圖克布哈舊作忽都不花今並改後做此

卷十二第十六頁後二行三行旺扎勒舊作完澤

又達爾罕舊作答剌罕今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元輯
謄録監生臣甄輔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四十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十三 在朝稾十三

元 虞集 撰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籩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賔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烝

嘗之禮得有廟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我國家禮亦宜之闕年廟成某年勑臣題其牓曰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勑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灤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

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為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為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世祖之世

至於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賔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為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毛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禀或不稱而竒衺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

弊每與吏通大為姦利而實居貸應急需以成事乃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賔客及門者迎欵有禮賑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强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無罪

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禁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攷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公獨以成功豈不盛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及其殁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乃相率野祭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又加賚之

湛恩霈澤何其忠厚寛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貴京兆路總管諸軍鄂勒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父諱仁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陜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公諱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贈推忠宣力保德

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某官既書其事又為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言其郛時廵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魚雅雅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於庖俎有獻羔匀藥芼之亦有菊椒鐘鼓既作挏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衮衣繡裳劍佩鏘鏘乗車彭彭不馳以翔賔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孔邇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

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肅肅尸祝躋阼盛服千秋萬禩
嘏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
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
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為之銘坎諸
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

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廵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宫府治辦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巴延字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從居奉元鄠縣曾祖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

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鄂勒贈輸忠立義功
臣銀青榮禄大夫太司徒追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
追封雍國夫人父仁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
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陜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
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
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封奉元王
夫人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世祖以大臣留鎮
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於中外居十

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元三十

一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旺扎勒為治尋遷樞密院事遷

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殁拜榮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

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

官也至大三年拜光禄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

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延祐闕年加封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告老不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闕

年終是官泰定闕年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以某年月日歸
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國夫人尼古勒章氏祔
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平章政事阿爾
哈雅次適某官舒嚕袞巴爾孫曰額森呼圖克臣嘗以為世
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考諸惠愍
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
已容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為未足又必使之知經
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

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為讖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為上分别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為説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内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决其幾公秉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察軍旅

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

親征納延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内外嚴備至使

重臣濟爾噶呼仗劍立棘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

輙入見而公容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

則擐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

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為安

寢達次舍乃興又嘗校獵還宫伶人有効獸舞以迎者

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

衛士得絶靷去象乗輿安而公劇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僧格以黷貨得幸專政柄為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

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為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
奏而誅之是時僧格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
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僧格之功
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
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為
詹事旺扎勒可上頷之及拜旺扎勒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
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
治則公賛決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

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特們德爾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輙自附輿聖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恣睢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國家去蠹乎會其家人受富民財變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為相遂并譛害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惋天下為之歎息譛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

而公亶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為勳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勑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依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强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民至於没世

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鄞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為之守臣守臣述職入某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經以營啓是世官實繇忠貞袞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陪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

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内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茲既信既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録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絿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爾是職於廬於旅肅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緣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干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既尊既安賜車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

考錫我多祜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歛臣我扶其嚚
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惄去
而弗殊孽以間興亶其天予衣裳之襚榮以加等人心
大公追及未遠侃侃令子蔚為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
伸公妥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祼俎有食國家萬年
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
其子彌寬請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為臨淄人
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衢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
始居衢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
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
為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
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
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

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德祐元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諸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為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

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
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為宋守者師至
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十四年也江淮
宿將既内附數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
宣撫使趣入覲秋見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
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
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户五人百户三十人摠把
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

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於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為之誌又二十三年為至順元年彌寛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絶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

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奠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奠國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為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奬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齓與其兄制置使滔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胷中具有成策滔既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
對如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
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怵利害而渝成言市
人不為也異國善之為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為知禮
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儒謾誒弛不能制徒增賞以
悅之賞不時至輒奮從為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
亡奈何則為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年
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贓而按以法守大

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
選勇藝以充久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
以充數郡守秋閲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出
語衆曰淮上徤兒百戰有功猶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
立治按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捽首亂者搒之百衆遂
定路鈐轄詹沔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廹守倅好侮儒
吏或擁卒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
强命中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

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强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則皆死無及矣治與國兵亦横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年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

殿司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直相奮怒起鬬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於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之事如此

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尚因其素所信
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以民事為問公懇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
嘗飄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捄人疾苦
賔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賸遺貧乏孤嫠者振恤之
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
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斵琴度曲為文辭圖畫以

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於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吴氏先公闕年卒子四人彌寧彌宷彌審皆前卒彌寛用公廕今為奉訓大夫韶

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岦[illegible]峕耑集先世勳業與公家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時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既定南土乃輯乃安不震不怒乃睠赤子安其母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頒頒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

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
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卲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
老而休温温德言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虚鑄金
為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
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膴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
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蘼不亡而存庶
其在兹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荊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為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為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

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闕年遷江西行中
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
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歳賜黄金虎符拜
海道運粮萬户滿三歳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
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
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闕
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
之石以銘叙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

之論議以混一宇内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别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為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獘更為之名以自别於士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趍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筴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説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

粲然有文徽密周緻皆傳經説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公至皆情見無隱吏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避同幕頗為動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輙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

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賛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内洞燭如神明葢其為政實有舉

措收縱而非真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為請緩公不可多方為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當有賕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

解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囙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為户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

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
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
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樕畢輸優游無虞梗柟薪槱朝服于于名
駟大車爾臯我夔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
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既勞既試終不自
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
此有成蠲刻石載文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粤自荒服俾守玆郡粗息肩於奔走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碑未立盖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

請纂其事於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於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馹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為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賔栁

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絕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虵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

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世祖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强忍爨僰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為費鉅萬萬吏士或亡或𠙊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為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

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
志嚴譏訶以絶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足以用
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祀游觀之
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
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
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
學予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
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巳欲聞其父

祖時事以觀其為人而未暇也今屬書於我其可以不

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

為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宦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

義軍千户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鷙善騎射

金亡挺身歸朝從蘇布台塔齊阿穆蘭三大人於軍歲

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户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

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

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

閭歲丙子敗宋舟師於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鄢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世祖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户中統二年始受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鬬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懐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

潁州萬户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户府事留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巴延忠武王管兵守無為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為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蹴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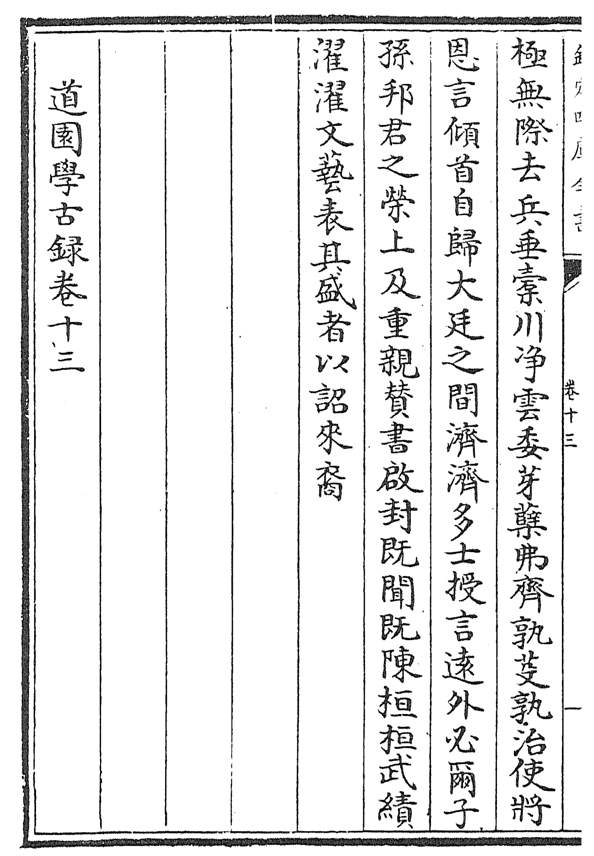
權府謝事而俟始以脩武校尉為千户十四年擒獲焦
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
馬崗山龍山臨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
盡得司空山黄山寨水口衝之險寨功狀既上還軍過
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黄州叛以侯并領安慶軍夜赴
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
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
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

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土屯田芍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二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牐二十餘所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十八年加授中千戸六月辛丑卒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同郡李氏

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傳鑑陳忠曾讓張梅皆士族也陶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輿其長也襲世職今超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犢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考證者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既久世其禄者往往無以自見

於當世況其安逸而罷軟不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今劉氏專對授政卓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

於皇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十百列校衆正咸傑俱特伐簡為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偉哉劉氏以德為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



極無際去兵垂槖川凈雲委芽蘖茀齊孰芟孰治使將
恩言傾首自歸大廷之間濟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
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賛書啟封既聞既陳桓桓武績
濯濯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録卷十三